

# 「自了漢」指誰？

高明道

美國加州大學助理教授 Jason T. Clower 在其代表作 *The Unlikely Buddhist* 中引述牟宗三《佛性與般若》時，第 75 頁第 38 注針對兩個梵語詞聲稱“arhat”中文叫做「阿羅漢」或「聲聞」，而“pratyeka-buddha”，則譯作「辟支佛」、「自了漢」、「緣覺」。此句到底反映牟先生的理解還是 Clower 氏的看法，也許可以進一步考證，但即使尚未澄清這細節之前，可以確定地說所傳達的訊息裡隱藏了謬誤。當然，「阿羅漢」、「聲聞」、「辟支佛」、「緣覺」四詞是翻自外文的佛典中常看到的術語，在印度的釋氏文獻裡都有根據，單純指兩類聖者的身分，不過「自了漢」一詞跟它們完全不同，不僅帶有濃厚的貶低色彩，且更是本土產物，初見於趙宋時期禪宗著作，後為明清部分華人學佛者所沿用，與「緣覺」等了無關係。

宋朝作品裡的出處，除開《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》的「一等自了漢」外，其他——無論是《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》、《古尊宿語錄》、《希叟和尚正宗贊》、《景德傳燈錄》、《五燈會元》、《禪宗頌古聯珠通集》抑或《宋高僧傳》——都講同一個典故。據贊寧《宋高僧傳·感通篇·唐洪州黃蘗山希運傳》，所發生的事情是這樣：「釋希運，閩人也。……然倜儻不羈，人莫輕測。而乃觀方入天台，偶逢一僧偕行，言笑自若。運偷窺之，其目時閃爍，爛然射人。相比而行。截路巨礮泛泛湧溢，如是捐笠倚杖而止。其僧督運渡去，乃強激發之曰：『師要渡，自渡！』言訖，其僧褰衣躡波，若履平陸，曾無沾濕，已到他岸矣。迴顧招手，曰：『渡來！』運戟手呵曰：『咄，自了漢！早知，必斯汝脛。』其僧歎曰：『真大乘法器，我所不及。縱能傷我，只取辱焉。』少頃不見。運愴怍自失。」

可見，以上神奇因緣中，重點在「自渡」非「大乘法器」，並未扯到緣覺。這個事實，從故事的改寫也清楚看出，如元代熙仲《歷朝釋氏資鑑》所謂：「昔黃栢路逢異僧同行，乃一羅漢。至天台，值江漲，不能濟。植杖久之，異僧以笠當舟，登之，浮江而去。黃栢指而罵曰：『這自了漢！我早知汝，捶折其脛。』異僧稽首，嘆曰：『道人猛利，非我所及。』」這就明文說那異僧是位阿羅漢，跟明朝《靈峰蕩益大師宗論·贊》的《阿羅漢像贊》「咄哉者自了漢，夢墮大河不憚」吻合。那麼，禪師怎麼傳出以「自了漢」指「阿羅漢」的說法？如果只是從義理來看，亦即因為走聲聞這條路的行者以個人的了生脫死為目的，這種用法未必會凝固成慣用語。對別人言，該詞接受度高，一個重要的因素無疑在其諧音效果——「羅」與「了」都是 l- 開頭的「來」母字，同時二者均屬陰聲韻，而接在後面的「漢」，儘管一個當音譯字用，一個卻跟「門外漢」、「牆外漢」或「不了漢」、「老婆漢」、「男子漢」等詞一樣把「漢」當作男子的通稱，字畢竟同音同形。如此一來，語音巧妙的搭配製造了直接聯想的空間，顯然是中國佛教華語

文化裡才能產生的現象，在印度、中亞、西藏或東南亞等佛教，因語言差異「無有是處」。當然，一個詞形成之後可以依自己的生命呈現想像不到的發展，所以在明清兩篇作品裡確實以「自了漢」指向「獨覺」——即明姚希孟《小雲棲西厓禪師像贊》「又不願作自了漢獨覺乘」及清楊文會《〈陰符經〉發隱》「作自了漢，入獨覺道也」——就不足為奇。難道牟先生（或 Clower 教授）讀了這些晚期的著作，便誤以為「自了漢」實為“pratyeka-buddha”之譯語？